

焦點評論

方靖之

這場反修例風波已持續差不多一個月，遊行遊完了，示威示完了，警總也包圍了，甚至立法會也被極端分子破壞了，而特首宣布修例已經「壽終正寢」，這是一個沉重的決定，「撤回」可以在三個月後重新推出，但人死就不能復生，特首宣布一條初心完全沒有問題、志在伸張法理公義的修例「壽終正寢」，當中的難受不足為外人道。

挑動風波撕裂香港

然而，反對派至今對於香港連場衝突，對於多名示威者因此被捕，依然無動於衷；對於特首的回應裝作聽不見，還在提出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原因不過是要繼續挑動風波，繼續撕裂社會，製造更多政治對立，令香港風波不斷，從而渾水摸魚。

反對派及幕後勢力挑動這場修例風波，已對香港造成很大傷害，警權被無理打

壓，律政司檢控權被不斷干預，社會更加出現嚴重撕裂對立，家庭、人倫、親情、友誼都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被傷。一班極端分子更儼然如「紅衛兵」般到處批鬥，誰人發表不合他們的意見、誰人批評他們的行動、誰人阻止他們破壞，這些「紅衛兵」就動輒批鬥，對師長、同事，以至家人肆意攻擊羞辱、文鬥武鬥、起底欺凌，令香港儼然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內地有句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自己錢少。」現在可以加上一句：不到香港不知「文革」在搞！

自暴力「攻佔」立法會引發輿論猛烈批評之後，一班極端分子開始轉移目標，在社會上大掀批鬥之風，由初時糾集示威者圍堵警總、律政司辦公室，大搞批鬥官員之風；轉為指責家人不認同其抗爭，鼓吹批鬥政見不同的家人，大搞批鬥家人之風。

近日批鬥之風更向社會蔓延，政見不合本是常事，不同政黨儘管政見不同，但至少可以保持基本尊重。然而，一些極端

分子卻因為民建聯支持修例，在網上發動極端分子衝擊民建聯會慶酒會，最終令酒會被迫取消；對於報道不合心水的傳媒，這些極端分子甚至在網上煽動衝擊傳媒，要遊行到傳媒機構抗議，甚至向商戶施壓抽廣告，將批鬥之風燒至傳媒。有人近日更在地區非法霸佔公用地方所謂「連儂牆」，貼上各種政治訴求，甚至有大量公然「起底」侵犯他人私隱、煽動仇恨的言論，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批鬥。

在這股批鬥歪風之下，大學校園也不能幸免。有自稱港大學生及職員因不滿校長張翔譴責學生「佔領」立法會，日前向他遞交聯署信，要求他收回聲明，張翔校長亦有接信。但其實，張校長在接信前也應該先核實一下這些人的身份，因為這些學生全部都是口罩蒙面，在校園之內，向自己校長提交請願信，竟然還要蒙面，這究竟是作賊心虛，還是習慣成自然，實在令人費解。這些人連真面目都不敢示人，是否他們也認為自己的訴求毫無理據，丟人現眼呢？

至於要求校長收回聲明，更是沒有道理。張校長的聲明不過是譴責破壞性的行動，並呼籲各界積極對話，請問有什麼錯？難道大學校長要支持破壞性行動不成？政見可以不同，但底線必須遵守，當中包括法治底線、道德底線，如果譴責破壞行動的聲明都要收回，香港社會還有是非嗎？

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

最諷刺的是，一班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藏頭露尾的所謂港大學生，不但要求校長收回聲明，更威脅如果他不在12日前回覆他們三大訴求，包括收回有關聲明、承諾保障港大學生和教職員的言論自由，以及承諾不會處分參與社運的學生及教職員，不排除將行動升級。這些學生的恐嚇威脅，囂張氣焰，與反對派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反對派針對的是政府，而這些學生針對的卻是師長，而且師長在事件中根本沒有做錯，就是因為言論不合這些學生心水

，就要糾眾施壓，製作宣傳品去批鬥校長，這些難道就是香港的未來棟樑嗎？這些所謂孩子，年紀不大政治立場卻偏頗如此，這些人有什麼資格講民主？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本來不同人對政治議題有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這場修例風波已經不只是普通的政治行動，而是一場政治狂飆。一些人打着「民主」的旗號，卻不斷做着反民主的事，自稱「民主派」議員如胡志偉之流，每日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在個人Facebook專頁上刪除不中聽的意見，而一些極端分子更化身「紅衛兵」，對於不喜歡的人、不喜歡的言論、不喜歡的政黨、不喜歡的傳媒，動輒威嚇衝擊，令社會瀰漫「白色恐怖」，這不就是「文革」翻版嗎？內地當年吃過「文革」的苦，都不再搞鬥爭的一套，反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些人卻樂此不疲的搞鬥爭，做「紅衛兵」，這些人是為香港好，還是要破壞香港法治，不是很清楚嗎？香港市民希望見到「文革」在香港上演嗎？

資深評論員

拒絕負能量 建設新未來

香港社會正處於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由衝擊立法會、包圍警總，到各社區接連出現暴力事件，使剛由非法「佔中」、「旺暴」創傷中平復的社會再次撕裂，實在令人痛心。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這場風暴中，大批年輕人被「有心人」利用走上前面，賠上了自己的前程。筆者唯有幾句肺腑之言，希望對各位未來的社會棟樑一說。

若問對年輕人而言，最重要是什麼？筆者認為，對年輕人最重要的，是必須有正能量！當然，世事總沒有完美，社會上一些負面因素也是進步的營養劑。但所謂物極必反，太多的抱怨，結果只會嚴重影響自身的發展前途。

如果一個人負能量爆棚，他便會失去冷靜分析的能力，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覺得只有自己是對，其他人都是錯，這樣只會令自己的視野變得狹窄，最終賠上的，也會是自己的前程。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或外部勢力，便利用了如今青少年的這種心理，以蒙騙他們。如今香港不少年輕人對國家抱持一種拒絕的態度，但他們當中一大部分只是道聽途說，甚至把一些假新聞以訛傳訛，缺少獨立思考能力。久而久之，他們已習慣拾人唾餘，一方面對祖國的一切吹毛求疵，不管好的壞的都要批判，否定一切、懷疑一切；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西方卻畢恭畢敬、頂禮膜拜，人家說什麼都是對的。試想，難道不荒唐至極，而且顯得自己愚昧可笑嗎？

也許有意見會認為，筆者這樣是「站着說話不腰疼」，不理解現時年輕人的疾苦。但筆者想強調，當年我們也生

有話要說 梁滿林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日子過得比現在的年輕人還要苦。現在的年輕人即使對社會諸多不滿，但尚且還有三餐溫飽。但我們年輕時，面對的卻是饑荒，每日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甚至不知有多少人破

亡。

筆者也曾年輕過，當時也對各種各樣的東西充滿好奇、期盼，幻想一個完美的新世界，人們可以在那裏毫無顧忌的說話，以及做各種天馬行空的事。但幻想總要回到現實，儘管離家出走的想法時時伴隨，但實際卻是筆者當時連出走所需的盤纏也沒有。如今年月經過數十載，筆者的想法已大不如前，至少不會處處埋怨，也不會把身邊的一切視作理所當然，並且明白到當年國家苦難的最大原因，實出於內訌之故。試問「自己搞自己」，哪會不給人家欺負？

各位年輕人，你們出生在一個安穩的時代，也許有很多人被寵壞了，把一切都視作理所當然，對於身邊珍貴的事物，不懂得珍惜和感恩。家長也必須對孩子有個態度，給子女做個榜樣，作為家庭教育。其實年輕人需要的不是抱怨一切，而是應該先直面自己的弱點。

各位年輕人，你們正處於青春年華，是生命中最美麗的一刻，填補這一刻的不應該是野蠻髒話、消極的生活態度，或反社會的暴力行為。社會上一些幹了偉大成就的人，他們在讀書時，也未必一定愛出風頭，或跑在前面「搞運動」。如果你們不改變自己，將來必會後悔莫及！青春是有限的，剎那的放縱，換來的卻是一生的卑微，這絕不划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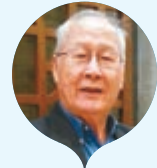
全國政協委員

須令反對派沒法佔上風

香港的政局也如象棋，正反雙方「楚河漢界」清清楚楚。回歸22年以來，香港不斷碰到反對派發動大遊行這一步棋，人數之多可達五十萬、百萬，甚至最近還更創新高，被誇大為兩百萬呢！這一步棋就算是一隻「炮」，也非無應對的辦法，應對得法，其殺傷力可化解於無形，反之便可能讓這「炮」直打中宮，「將」住帥，而變成死棋！

如果用象棋的戰略，反對派22年來慣用的一步棋便是發動「大遊行」，這一步棋發揮出來的巨大資源便是群眾力量，當其「將」住特首（帥）時，看來已似走到死棋的地步，尤其是遊行人多遠非警力能勝任時，立法會與司法機關這些「棋子」一時也派不上用場，唯一的戰略出路也唯有採用「車對車」、「炮對炮」的棋路，採用同樣的資源，對方使出「大遊行」（大炮），也只有用「大遊行」與其對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自己的政治資源，使到對方沒法佔上風，感受到這一步棋行不通時，才會回到顧全全局的棋路。

說到這裏，大家應會記得在「保普選反佔中」的一役，對方又一貫地採用群眾運動的伎倆，號稱手上掌握了數十萬群眾支持所謂的「真普選」與「公民抗命」。這時面對佔據金鐘、銅鑼灣、旺角街道的不法行為，政府安排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無濟於事，警方動用催淚彈與警棍也阻止不了。最後由「幫港出聲」等近四十個團體、個人成立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保普選反佔中」全港簽名運動，在短短一個月內收集了過150萬名市民簽名，比對方發起、僅有約數十萬人參與的所謂「公投」，人數多近兩倍。接着大聯盟還舉行了「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人數之



論事論事 鄭赤琰

暴力成為「反修例」代名詞

多佔滿了維多利亞公園五個球場，沒法再容納的情況下，遊行隊伍提前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出發，打頭陣的人用了逾兩個小時由維園行到終點中環遮打道，整個遊行從中午行到下午六時多才告結束，參與人數之眾，絕不下於反對派歷次遊行，若將簽名運動收集得來的逾150萬個簽名，也不下於今次反對派的「6·12大遊行」的百多萬人。自那次過後，反對派在民意棋敗下陣來後，其佔領街道也失去了「道德高地」，因此令到反對派的遊行也沉寂了好一陣。

暴力行為已令民意逆轉

有過2014年的反「佔中」經驗，在當前反對派「大遊行」的聲勢下，立法會被攻入遭到大肆破壞，估計要復原需時三至四個月，其間立法會無法舉行會議。社會在「大遊行」壓力下也自亂了陣腳，互相推卸責任者有之，主張重組行會者也有之。所幸的是特首能夠頂住壓力堅拒辭職，並且明言特區政府會專注於經濟民生工作。

唯一不辱命而傾力反制街頭暴力的是香港警察，但他們也只能做到一次又一次的清場行動，並不能阻止遊行持續舉行，反對派近日更將遊行由港島向九龍、新界擴張，要實行所謂的「遍地開花」，聲言要用遊行向所有被他們視為敵人的團體示威云云，其中沙田、上水、土瓜灣的內地遊客熱點，都被鎖定為示威目標！

面對如此的群眾運動，當其他對策都失效的局勢下，現有管治機制都無法有效應對時，若用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當年預想到的辦法，便是由中央出手「干預」，怎麼樣的「干預」？他沒明言，但也說到動解放軍是最後一道防線。作為港人，大家堅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可處理特區內部事務，不必靠中央出手「干預」。現在已面對反對派使用「大遊行」大鬧港九新界，港人現有可用而又可有效動用的反制方法，便是用象棋的對弈戰略，「車對車」！用同樣的群眾資源去反制對方的「大遊行」，當對方全面進入立法會大搞破壞的一刻，他們的「大遊行」已開始自我污名化，民怨對他們反感也日益高漲，因此要發動「保港愛港」的群眾運動也正是到了火喉十足的時機，何況2014年反「佔中」的人力班子已是現成。由他們發動可一呼百應！不信且試試！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議論風生 孫海潮

英國是典型的老牌殖民國家。眾所周知，舊殖民地國家的貧窮落後與殖民國家的發達繁榮成正比。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無一不是殘酷鎮壓、文化殖民和經濟掠奪（包括人口）三部曲。英國在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逐步強佔香港，先後通過《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不平等條約把持香港至1997年6月30日。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由政府提名女王任命，總督只對女王負責。1987年4月9日，第27任港督衛奕信舉行就職典禮，面聖經宣誓：「我，戴維·克萊夫·衛奕信，宣誓效忠和敬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及其合法繼嗣人。願主佑我。」英國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被稱為「會下金蛋的鵝」，但在香港總督就職誓詞中既不提香港，也不提港人，只提女王及其繼承人。

英國是典型的西方民主政體國家。英國有西方「代議制民主之母」的稱謂，但

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卻毫無民主可言。1843年4月，英國先後向香港總督頒發了《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香港總督是英女王派駐香港的代表，是香港的首長，下設行政局、立法局。總督分別擔任立法局主席和行政局主席，兩局委員由總督委任，但最終權力在倫敦。香港法律不能違反英國政府的訓令，英王對香港制定的法律有否決權。《英王制誥》是香港政治體制最早的重要法律文件，當時被英國人稱為「香港憲法」，沒有任何民主表述。

港英推「民主」埋亂港禍根

香港立法局起初稱為定例局，雖是當時的立法機關，但直到1984年中英正式簽署香港回歸中國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前，立法局都沒有發揮過獨立立法的作用，僅是一個給總督提供立法諮詢的機構。立法局議員沒有一個是香港百姓提名的，更沒有一個是通過民主程序當選的。

香港回歸祖國被正式提上日程後，百多年來一直壟斷專行的英國突然提出要實

行民主了。1982年，港英政府成立了18個有民選議席及具備諮詢功能的區議會，1985年將各區議會民選議員人數增加至整體的三分之二，主席也是由選舉產生，並於1991年進行部分直選。1992年，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悍然單方面宣布所謂的「政改方案」。「政改方案」改變了《基本法》規定的公民團體選舉的間接選舉性質，取消法團投票，變相擴大直選名額，超出了《基本法》的規定。為使香港平穩過渡，中國因之提出了「另起爐灶」的對策。

英國在不得不歸還香港的前夕良心發現，何也？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談到：鑒於1982年9月與鄧小平的會談沒有進展，現在應該發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實現獨立或自治，就像我們在新加坡那樣。英國在香港的「民主」就是在臨走前的這點所為，英國的目的是要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民主」這步棋為香港留下了無窮的禍患，這與英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留下的歷史禍患如出一轍。香港

回歸前後和回歸後20多年來，香港歷次發生動亂，都有英國和西方的參與，都是拿所謂的「民主」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英國對香港絕無監督權

香港回歸祖國22年來，中央政府始終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持續保持繁榮穩定，經濟總量較回歸時翻了一番，連續20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香港的法治水平全球排名從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躍升到2018年的第16位。香港民眾從港英時期的「二等公民」到真正實現當家作主，依法享有港英時期根本沒有的民主權利與自由。

香港發生惡性暴力騷亂後，英國、美國和歐盟又祭出「民主」大旗，要求中方「克制」，再次暴露出西方在對待恐怖主義和暴力行徑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英國外相侯俊偉和末代港督彭定康先後跳出來指

手畫腳。侯俊偉重申英方對《中英聯合聲明》的所謂承諾，甚至「警告中國不要鎮壓抗議者」，不自量力地說中國將面臨「嚴重後果」，英國「保留各種選項」。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金融時報》發表謬論，批評香港回歸後缺乏民主與自由，繼續欺世盜名。

所謂的「民主自由」再加上人權，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付不合心意國家政權及其領導人的萬應靈藥。美西方以「民主自由」為幌子而策動「顏色革命」的國家和地區，無一不成為貧窮動盪民生凋敝之地。美國以大炮推動「民主自由」的對外侵略，英國都會扮演高度參與和積極追隨者角色。

港英管治下的香港何曾有過民主？民主只是英國用來干涉香港事務的工具。侯俊偉和彭定康之流沒有任何資格侈談香港民主。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既無主權也無治權，更無監督權。我們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主任、前駐外大使